

劔

筭

劔筴第十一卷標目

腥刑篇

凡三十三事
五條

劔誅人

埋劔客

劔幸姬

劔挫

劔郎吏

劔刺衣

劔筴

卷十一

腥刑

一

劍馳

按劍怒張昭

抱王手劍

驚拔劍

劍佯驚

置劍側

劍擊文尚書

若踐劍

持劍先

劍髀

洪池劍敗

帶挾劍

心淬劍

劍不齊

劍人不如劍馬

頸承劍

劍筴

目錄一

二

封劔括民財

劔尸

劔示

瓜試劔

劔號肉蓮花

劔囚捐

暴惡阿育王劔

頸試劔

二百大劍

劍

羽人劍

劍

目錄

三

劔策第十一

明雖賈錢希言讓輯

雲間陳繼儒訂正

臨川吳之甲授錄

腥刑篇

國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尚書呂刑之辭也

筴曰周書有之天地之間有滄蕪善用道者終不竭自古開國承家未有暴虐無親而能保令終者也夫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故甲兵斧鉞刀鋸之利愁勞聖人因天討而作耳

畫衣裳于揖讓之朝是操何術則豈非
文德之教深哉後代凶殘好殺之主枕
人頭食人肉殖人肝飲人血甘之芻豢
甚有虐用其臣民以三尺劔者所謂震
之以雷霆歷之以萬鈞不聞其過矣下
迨嚴徒之吏與夫驕悍之將其淪胥若
旋踵焉惡足道哉備列得失之林亦足
以觀詩曰彼人之心於何其臻箴腥刑

劔試人

莒子庚與虐而好劔苟鑄劔必試諸人國
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

烏存
莒大

夫也
左傳

埋劔客

吳王闔閭死埋劔客三千以爲殉葬

獨異
志

闔閭試其民于五湖劔皆加于肩地流血

幾不可止

試用習肄
也左傳

劔筴

卷十一 歷刑

二

翠帷堂
三十三

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癩楚王愛細

腰宮中多餓死

後漢書
馬廖傳

劍幸姬

廣川王去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爲

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

陽成姓
昭信名

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褻中刀笞問狀服

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服以鉞

鉞鉞之

以鉞
刺也

強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

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
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
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

其言

見形令我
畏忌也

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燻爲灰

後去立昭信爲后幸姬陶望卿爲修靡夫
人主繒帛崔修成爲明貞夫人主衣服即
誣言望卿歷指郎吏卧處具知其主名又
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

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

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

之椽杙其陰中

椽音竹角
反代音弋

割其鼻脣斷其

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

令我恐也

今

欲糜爛望卿使不能神與去其支解置大

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

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

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

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爲去刺方領繡

如小兒

卻龍衣也領下施衿領正方直管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爲方領上刺作繡蔽文

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苔問愛

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

潰決

也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

棘埋之諸幸于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

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

莫敢復逆

逆逆也不敢復

漢書

劍挫

伊休侯者劉歆長子也爲侍中五官中郎
將王莽素愛之歆怨莽殺其三子又畏大
禍至遂與王涉董忠謀欲發歆曰當待太
白星出乃可忠以司中大贅起武侯孫伋
亦主兵復與伋謀伋歸家顏色變不能食
妻怪問之語其狀妻以告弟雲陽陳邛邛
兵都肄肄習也大護軍王咸謂忠謀久不

發恐漏泄不如遂斬死者勒兵入忠不聽
遂與歆涉會省戶下葬令朱憚責問皆服
中黃門各拔刃將忠等送廬忠拔劍欲自
刎侍中王望傳言大司馬及黃門持劍共
格殺之省中相驚傳勒兵至郎署皆拔刃
張弩更始將軍史謀行諸署或言更始或
言寧始前後
不知孰是告郎吏曰大將軍有狂病發已誅
皆令弛兵也弛放葬欲以厭凶也厭當使虎賁

以斬馬劔挫忠

挫諱

盛以竹器傳曰反虜

出下書赦大司馬官屬吏士爲忠所誣誤

謀反未發覺者收忠宗族以醇醢毒藥尺

白刃鼓棘并一坎而埋之劉歆王涉皆自

殺

漢書

劔郎吏

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故委政于萌日夜
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

得已乃令侍中坐帷中與語韓夫人尤嗜
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
飲正用此時持事來邪起抵破書案趙萌
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
怒拔劔斬之自是無敢復言

劔刺衣

簡王錯爲太子時愛康鼓吹妓女宋閏使
醫張尊招之不得錯怒自以劔刺殺尊國

相舉奏有詔勿案

後漢書

劔馳

何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
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閣閉表術與匡共
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閣會日暮術因燒
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讓
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
閣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

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于閣道
窓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
投閣得免表紹與叔父表隗矯詔召樊陵
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
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
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
將軍者即車騎也士吏能爲報仇乎進素
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

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弃其尸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

劉放曰案文少一死字是時宦官死者二千餘人耳若無須發露得免者

二千餘人則死者向可勝計哉紹因進兵

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因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

奔小平津

穀門洛城北當中門也

公卿並出平樂觀

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過河上王允遣
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劍斬數
人餘皆投河而死

後漢書

按劍怒張昭

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
將兵萬人珍瑤金貨九錫備物乘海授公
孫淵封淵爲燕王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
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

劍筴

卷十一 歷代

八

東晉書

吏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
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
欲自明于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下
乎吳主反覆難昭昭意彌切吳主不能堪
按劔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
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于衆中
折孤孤常恐失計昭執視吳主曰臣雖知
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

臣于床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
橫流吳主擲刀于地與之對泣然卒遺彌
旻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吳主恨之
土塞其門

抱王手劍

孫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
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王于是大怒
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

劉基起抱王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
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
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弃之可乎
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于虞翻何有
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
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于彼乎
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
皆不得殺

驚拔劍

孫峻與吳主詠置酒請諸葛恪恪將入之
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
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
水其臭如初意惆悵不說嚴畢趨出犬啣
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
復起犬又啣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
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閣中

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
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
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興有
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
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于帷中恐恪不
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
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
恪答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

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它故恪
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
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
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
力進恪躊躇而還劔履上殿謝亮還坐設
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
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齋
酒酒數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

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
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所峻裁傷左手
峻應手所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
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歿悉令復刃乃除
地更飲

劍佯驚

王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
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討智力並屈遂

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
如連年種穀皆化爲莠軍中大飢其黨互
相攻劫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
出歸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武請敦配
已麾下敦曰此輩虢險難畜汝性忌急不
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
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鬪爭
爲過失稜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爲耻初

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已
及敦聞如爲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
殺稜如詣稜因間宴請劍舞爲歡從之如
于是舞刀爲戲漸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
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而佯
驚亦捕如誅之

三日書

置劍側

赫連勃勃字屈丐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

劉元海之族也父衛辰苻堅以爲西單于
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
八千後爲魏所敗執辰殺之勃勃乃奔于
叱干部叱干它斗伏送勃勃于魏它斗伏
兄子阿利聞將送勃勃馳諫曰鳥雀投人
尚宜濟免况勃勃國破家亡歸命于我縱
不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
仁者之舉它斗伏懼爲魏所責弗從阿利

潛遣勁勇募勃勃于路送于姚興高平公
沒奕于奕于以女妻之勃勃性辯慧美風
儀與見而奇之深加禮敬與弟邕言于興
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太
盛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
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
勃勃爲安遠將軍鎮高平邕固諫以爲不
可頃之勃勃僞獵高平川襲殺沒奕于而

并其衆僭稱天王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于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啟興嘆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黃兒姚邕小字也興鎮北叅軍王買德來奔勃勃改姓赫連氏以子瓚率騎南伐長安義貞逆戰不利單馬而遁于是勃勃大饗將士于長安舉觴謂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効可謂算無遺策矣此

觴所集非卿而誰于是僭即皇帝位徵隱
士京兆韋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
曰吾以國士徵汝柰何以非類處我汝昔
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
我爲帝王我歿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
地遂殺之勃勃還統萬以宮殿大成于是
刻石都南頌其功德勃勃性凶黠好殺常
居城上置弓劍于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

之羣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唇諫者
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噤然
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而卒子昌嗣爲魏
所禽弟定僭號于平涼尋爲魏所滅

晉書

屈子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子屈子
者卑下也太悉伏送之姚興高平公破多
羅沒奕于婁之以女屈子身長八尺五寸
興見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

參軍國大議寵遇踰于勳舊興弟濟南公
邕言于興曰屈子天性不仁難以親育寵
之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屈子有濟世之才
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乎天下有何不可
乃以屈子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
奕于鎮高平議以義城朔方雜夷及衛辰
部衆三萬配之以候邊隙邕固諫以爲不
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氣性邕曰屈子奉上

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爲去就寵之踰分
終爲邊害興乃止以屈子爲持節安北將
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二萬餘落
鎮朔方太祖末屈子襲殺沒奕干而并其
衆潛稱大夏天王號年龍昇置百官興乃
憚之屈子耻姓鐵弗遂改爲赫連氏自云
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云其
宗族剛銳如鐵背堪伐人劉裕攻長安屈

子聞而喜曰姚泓豈能拒裕裕必滅之待
裕去後吾取之如拾遺耳於是秣馬厲兵
休養士卒乃裕禽泓留子義真守長安屈
子伐之大破義真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
髏臺遂僭稱皇帝於灊上號年爲昌武定
都統萬勒銘城南頌其功德以長安爲南
都屈子性憍虐視民如草芥蒸土以築都
城鍤錐刺入一寸即殺作人而并築之所

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即斬工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凡殺工匠數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

魏書
列傳

劔擊女尚書

咸康元年石季龍廢勒子弘立其子邃爲太子邃總百揆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

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其盤上傳共視之又納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于季龍遽疾之如仇季龍荒耽內游威刑失度遂以事爲可呈呈之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

以不呈請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謂
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
之事卿從我乎遂稱疾不省事季龍聞邃
有疾遣所任女尚書察之邃呼前與語抽
劍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
始末廢邃爲庶人其夜殺邃及妻張氏并
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于一棺

晉書

趙太子邃素驍勇趙王虎愛之旣而邃驕

淫殘忍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
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
對其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誚讓遂怒
殺之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
虎將視遂疾思澄言而還旣而瞋目大言
曰我爲天下主父子不相信乎乃命所親
信女尚書往察之遂呼前與語因抽劔擊
之虎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其狀殺顏

等三十餘人幽邃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頃即出虎使詰之竟出不顧虎大怒廢邃爲庶人其夜殺

邃

北史

若踐劍

宋明帝好讀書愛文義末年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回避者犯即加戮改駟馬字爲馬邊爪以駟

字似禍故也陽門謂之白門以白門不祥
諱之尚書右丞江謚嘗誤犯上變色曰白
汝家門內外常慮犯觸人不自保中書舍
人胡毋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
閉眼若胡毋大張橐禾絹謂上也左右失
旨徃徃有之斲斷截禁中慄慄若踐刀劍
軍旅不息府藏空虛內外百官並斷祿奉
在朝造官者皆市井傭販之子而又冷小

黃門於殿內埋錢以爲私藏奢費過度每
所造制必爲正御三十副御次副三十須
一物輒造九十枚天下騷然民不堪命宋
氏之業自此衰矣

南史

持劍先

北魏京兆王孫義繼長子字伯儁小字夜
叉世宗時拜員外郎靈太后臨朝以义妹
夫除通直散騎侍郎义妻封新平郡君後

遷馮翊郡君拜女侍中義以此意勢日盛
尋遷散騎常侍光祿少卿領宴食典御轉
光祿卿於是假爲靈太后辭遜之詔義遂
與太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肅宗
呼爲姨父自後專綜機要巨細決之威振
于內外百寮重踪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抗
表起義以討義爲名不果見誅義尋遷衛
將軍餘如故後靈太后與肅宗燕于西林

園日暮還宮右衛將軍吳康生復欲圖義
不克而誅語在其傳是後肅宗徙御徽音
殿義亦入居殿右旣在密近曲盡佞媚以
承上旨遂蒙寵信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
刀劔以自先後公私行止彌加威防義于
千秋門外殿下施木闌檻有時出入止自
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發人物求見者遙
對之而已乃封其子亮平原郡開國公食

邑一千戶及拜肅宗御南門臨觀并賜御馬帛千匹初義之專政矯情自飾勞謙待士時事得失頗以關懷而才術空淺終無遠致得志之後便驕愎耽酒好色與奪任情乃于禁中自作別庫掌握之寶克物其中又曾卧婦人于食輿以屮覆之令人舉入禁內出亦如之直衛雖知莫敢言者輕薄趣勢之徒以酒色事之姑姊婦女朋淫

無別政事怠惰綱紀不舉州鎮守宰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

劔髀

侯景反湘東王命王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饋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于竟陵于是倍

道兼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辯爲領
軍將軍及荆湘疑貳軍師失律世祖又命
僧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糧尅日就
道時僧辯以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
集然後上頃謂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南
討而軍容若此計將安之泉曰旣稟廟算
驅率驍勇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不
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

有武幹兵刃又疆新破軍師參統待敵自
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之我竟陵軍士數
經行陣已遣召之不义當及雖期日有限
猶可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泉
曰成敗之舉繫此一行遲速之宜終當仰
聽世祖性嚴忌微聞其言以爲遷延不肯
去稍已含怒及僧辯將入謂泉曰我先發
言君可見係泉又許之及見世祖世祖迎

問曰卿已辨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如向
所言世祖大怒按劔厲聲曰卿憚行邪因
起入內泉震怖失色竟不敢言須臾遣左
右數十人收僧辯既至謂曰卿拒命不行
是欲同賊今唯有死耳僧辯對曰僧辯食
祿旣深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
恨不見老母世祖因斫之中其左髀流血
至地僧辯悶絕久之方甦即送付廷尉并

收其子姪並皆繫之

梁書

洪池劔敗

苻堅建元十二年夏四月下詔曰涼州刺史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將兵臨河西遣尚書郎閻負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即進師撲討堅嚴飭鹵簿

親餞萇等于城西賞行將士各有差是時
步騎十三萬軍司段鏗謂周彪曰以此衆
戰誰能禦之彪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堅
又遣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辨涼州
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爲萇等後繼秋七
月閻負梁殊至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
志在保境命軍士縛負殊射殺之遣龍驤
將軍馬建帥衆二萬出拒八月梁熙姚萇

王統李辨濟自青石

一作清石

津攻其將梁粲

一作濟

于河會城陷之甲申苟萇濟自石城

津與梁熙等會攻纏宿城

宿一作縮

又陷之馬

建懼自楊非

非一作川

退還清塞天錫遣征東

常據率衆三萬助馬建軍于洪池苟萇遣

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涼州諸將勸據迎

擊以挫其鋒據畏不敢動天錫又自率中

軍五萬進次金昌城萇熙聞天錫來逼攻

建益急建帥萬人來降遂進攻據辛卯戰于洪池據敗伏劍自殺癸巳萇軍進入清塞乘高列陳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爲前鋒與萇等戰於赤岍充哲大敗俘斬三萬八千級天錫懼奔還姑臧致牋請降

前秦錄

帶挾劍

劉昱僭立改爲元徽建平王景素據京口叛昱遣蕭道成前軍將軍周盤龍殿中

將軍張倪奴討之攻陷京口斬景素太和
初昱以其母數諫責之遂使太醫煮藥欲
鳩之左右上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
豈復得出入狡獪昱曰汝語大有理乃止
初昱母陳氏本李道兒妾劉彧納之生昱
故世中皆呼昱爲李氏子昱每自稱李將
軍或自名爲李統昱直閣將軍申伯宗步
兵校尉朱幼司徒左長史沈勃等欲廢昱

昱親率羽林兵掩之乃躬運矛鋌手殺勃
等闔門嬰稚莫不嚮截昱狂走逸遊不捨
晝夜腹心所寄數十許人並執兵刃爲人
之牙爪路行逢人便加斫刺或入人家劫
掠財賄往來倏忽狀若鬼魅建業惶振並
重關自守又槌拍鉞鑿錐鋸之屬常以自
隨或有忤意輒加酷暴槌陰刺心剖腹之
誅日有數十常見卧尸流血然後爲樂無

所誅害則憂思草草于耀靈殿上養驢數十頭造露車以銀爲校具或乘以出入者小袴衫帶挾刀劍與營署女子通好自齋私服贈之常入墟肆飲酒輒與左右歌唱嘔雞犬躬自屠割內外畏惡人不自保昱往新安寺夕乃還殿寢于氈幄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等見其醉眠乃于幄斬之

心淬劍

李懷光既叛於蒲朝廷以法誅之有子七人其長曰銛謂諸弟曰我兄弟不可死於兵卒之手曾不自裁于是執劍俱斬弟首堆積疊之立劍于中以心淬劍乃洞于胸

聞者傷之

獨異志

劍擊檐輦人

索頭虜姓託跋氏王有中州自稱曰魏號

年天賜九年治代神桑乾縣之平城立學
官置尚書曹開頗有學問曉天文其俗以
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衆至陰山謂之却
霜陰山去平城六百里深遠饒耐木霜雪
未嘗釋蓋欲以暖氣却寒也死則潛埋無
墳龍處所至于墓送皆虛設棺柩立冢柳
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送亡者開暴虐
好殺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誠開當有暴

禍唯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開乃滅清
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數萬或乘
小輦手自執劔擊檐輦人腦一人歿一人
代每一行死者數十夜恒變易寢處人莫
得知唯愛妾名萬人知其處萬人與開子
清河王和通慮事覺欲殺開令萬人爲內
應夜伺開獨處殺之開臨歿曰清河萬人
之言乃汝等也

宋書
列傳

劍不齊

隋文帝晚節用法益峻御史于元日不劾武官衣劍之不齊者帝曰爾爲御史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

隋書

劍人不如劍馬

唐武后朝吉頊獲罪后怒曰卿所言朕飮聞之無多言太宗有馬名獅子驄肥逸難

馭朕時爲宮女特側進言于太宗曰妾能
制之然須三物一鍤鞭二鐵搥三七首鞭
之不服則搥其首搥之不服則斷其喉太
宗壯朕之志今項豈足污朕七首邪貶爲
安固尉

頸承劍

有安道進者即故雲州帥重霸季弟河東
人也性兇險莊宗潛龍時爲小校常佩劍

列于翊衛忽一日拔而翫之謂人曰此劍
也可以刺鐘切玉孰敢當吾鋒鋦有一
人曰此又是何利器妄此譚假使吾引
頸承之安能快斷乎道進曰真能引頸乎
此人以爲戲言乃引頸而前遂一揮而斷
旁人皆驚散道進攜劍日夜南馳投于梁
主梁主壯之俾隸淮之鎮戍有掌庖吏進
謂曰古人謂洞其七札爲能吾之鈹鋦可

徹其十札矣爾輩安知之吏輕之曰使我
開襟俟之能徹吾腹平安曰試敢開襟否
吏即開其襟道進一發而殪之利鏃逕過
植于牆上安畜一犬一婢遂掣而雨奔晝
則從于蘆荻中夜則望星斗而竄又時看
眼中神光光多處爲利方光少處爲不利
既能伏氣遂絕粒經時抵江湖間左挈婢
右攜犬而輟浮渡殊無所損淮帥得之擢

爲裨將賜予甚豐

玉堂閒話

封劔括民財

後晉齊王開運中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劔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携鎖械刀杖入民家大小驚惟求死無地

劔尸

初閔主王曦侍康宗宴

閔王泉廟號康宗

金新羅

獻珪劔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
何所施倓對曰斬爲臣不忠者時曦已畜
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羣臣復有獻劔者
曦命發倓冢斬其尸

劔示

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
事徐知訓驕倨淫暴知訓及弟知詢皆不
禮于徐知誥獨季弟知諫以兄禮事之知

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
不欲酒欲劔乎又嘗與知誥飲伏甲欲殺
之知諫躡知誥足揚起如廁遁去知訓以
劔授左右刁彥能使追殺之彥能馳騎及
于中途舉劔示知誥而還已不及告

瓜試劔

南漢劉晟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
樓項拔劔斬之以試焉因斷其首嘗設鑊

金瓶梅 卷十一
湯鍊床剝剔等刑號生地獄

劔號肉蓮花

李守超爲裨將從其元守真征討守超性
慘毒令軍士以大劔剖賊之首爲六分號
爲肉蓮花以成戲笑河上居人爲掠而至
者亦懼其酷人頗冤之

劔囚

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昭義節度使康君立

詣晉陽謁克用克用會諸將飲博酒酣克
用語及李存孝流涕不已君立素與李存
孝善一言忤旨克用拔劍斫之囚于馬步
司明日出之君立已歿克用表雲州刺史
薛志誠爲昭義留後

暴惡阿育王劍

時諸臣輩我等共立阿育爲王故輕漫于
王不行君臣之禮王亦自知諸臣輕漫于

我時王語諸臣曰汝等可伐華果之樹殖
於刺棘諸臣答曰未嘗見聞却除華果而
殖刺樹而應除伐刺棘樹而殖果實乃至
二三勅令伐彼亦不從爾時國王忿諸大
臣即持利劍殺五百大臣又時王將姝女
眷屬出外園中遊戲見一無憂樹華極敷
盛王見此華樹與我同名心懷歡喜王形
體醜陋皮膚粗澀諸姝女輩心不愛王憎

惡王故以手毀折無憂華對王從眠覺見
無憂樹華狼藉在地心生忿怒繫諸綵女
以火燒殺王行暴惡故曰暴惡阿育王時
阿菟樓陁大臣白言王不應爲是法云何
以手自殺人諸臣綵女王今當立屠殺之
人應有可殺以付彼人王即宣敎立屠殺
者彼有一山名曰耆黎中有一織師家織
師有一子亦名耆黎凶惡搥打繫縛小男

小女及捕水陸之生乃至拒逆父母是故
世人傳云凶惡者黎子時王使語彼汝能
爲王斬諸凶不彼荅曰一切閻浮提有臯
者我能淨除况復此一方時彼使輩還啓
王言彼人已得王言覓將來耶諸使呼彼
荅言小忍先奉辭父母具說上事父母言
子不應行是事如是三勅彼生不仁之心
即便殺父母已然後乃至諸使問曰何以

經久不速來耶時彼凶惡具說上事以具
啓王言爲我作舍王爲作舍極爲端嚴唯
開一門亦極精嚴於其中間作治罪之法
狀如地獄彼凶惡人啓王乞願若人來入
此中者不復得出王荅言當以與願彼諸
徒王往詣寺中聽諸比丘說地獄事時有
比丘至誦地獄經有衆生生地獄者以熱
鐵鉗鉗開其口以熱鍊丸著其口中次融

銅灌口復以鐵斧斬截其體次復灰何次
復刀山劔樹具如天五使經所說彼徒主
具聞比丘說是諸事開其住處所作治罪
之法如彼所說按此法而治罪人

法苑珠林

頸試劔

陸相康出與夷陵時有士子修謁相國與
之從容因命酒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
相國曰誠如所言已殺五分矣蓋平生悔

客若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也朱秀才遂寧府人虔餘舉進士有楊貴妃別明皇賦最佳然狂於酒隴州防禦使鞏咸乃蜀將也朱生以鄉人下第謁鞏亦使酒新鑄一劍乃曰如何得一漢試之朱便引頸俄而身首異處惜哉歿非其所即陸公之戲誠哉善言也

北夢瑣言

二百大劍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爲吳武王夫人姑自少得幸從征討摧堅陷陣功冠諸將好以寡擊衆不勝而返者必盡戮之賞與梁戰遣二百人持大劍斫陣將行指一卒留之卒請行延壽以命立斬之其令出必行皆類此然每得賞賜悉分賚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下聞其名遣使間道授延壽蔡州節度使武王疑其

難制誘殺之

南唐書

劍淫

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匡威爲三軍所逐弟
匡儕爲太原所攻挈家赴闕至滄州景城
爲盧彥威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
小節自布素中以飲博爲事漁陽士子多
忌之曾一日與諸游俠輩釣于桑乾赤欄
橋之側自以酒禱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

則獲一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甚異焉
有馬都者少負文苑匡威曾問其年都曰
弱冠後兩周星傲形于色後匡威繼父爲
侯首召馬都問曰子今弱冠後幾周星歲
都但頓頽謝罪匡威曰好子之事吾平生
所愛也何懼之有因署以府職其濶達多
如此類故人多附之葆光子嘗見范陽鞞
人說李匡儁妻張氏國色也其兄匡威爲

帥強淫之匡儔按劔而俟夜深妻迴出步
輦爲其夫殺之匡威羞見其弟及將校或
言欲將兵救援鎮州旣出城三軍立匡儔
爲帥匡威遂稱欲歸朝覲行次常山又有
劔質王鎔之事匡儔移牒王鎔往復指陳
終不及淫穢之事諱國惡也

北夢
瑣言

羽人劔

湖州高彥夢一羽人持劔入卧內彥驚問

其故羽人曰來爲君之子報數千人寃耳
彥妻自是而孕不足月而生澧年十四性
即暴虐及嗣父位恣行殺戮將士入衙必
與妻子訣別每登消暑樓眺望則州城東
西水陸行人亦皆絕跡澧夜叉精也嘗請
太常博士丘光庭校書樓中澧常往觀之
一日履襪而登光庭不知因回顧見一青
面鬼遂大呼俄而見澧密言曰博士慎勿

言又召鄉丁爲衙軍皆文其面衣青衫白
袴以緋抹額凡所指令必躬身仰首如夜
叉之狀又令州人皆黥面約三日當畢過
限則誅澧則以畫面而傳之乾粉州人旣
黥澧乃洗去刀鎗弓矢常居左右晚年將
賊謂郡吏曰我欲盡殺百姓可乎吏曰百
姓租稅所出殺之無可取供給願求它可
殺者時親紀二丁軍三千餘人會有言其

怨嗟者集于開元寺詔曰將饗汝因閉三
門之半而納之入者旋殺追半在外者方
覺因奔逸縱火爲亂澧聞盛怒閉城大索
戮之無遺吳越王以其凶虐將伐之遂叛